

張公聖君與三山國王大戰



晉安宮



張公聖君神像

「張公鬥三王」的故事，牽涉到有三百廿六年歷史的冬山鄉振安宮，一百七十四年歷史的蘇澳鎮晉安宮，和一百八十四年歷史的五結鄉利澤簡永安宮。

三座廟宇，分屬廣東揭陽客家，福建泉州安溪和福建漳州，三尊早期移民從內陸奉迎而來的地方守護神，立廟早，族群分布廣，故事也膾炙人口。

相傳，蘇澳晉安宮供奉的張公聖君，較同情南澳鄉的原住民，經常暗中幫助，而冬山振安宮三山國王，一心維護漢人。

有一次，住在民壯城（現名火燒城，日本侵台，大軍圍攻義士，縱火燒城，城燒三日，坍毀，後人稱為火燒城）的一隊人馬，路過武荖坑山脚下，遭到生番狙擊，死傷累累，僥倖逃過一劫的，認為是張公的指引，一狀告到三山國王那裡。

三山國王聞言，大怒，三王定下日期，要和護番的張公聖君一決高下。

三王透過乩童，通知城裡城外居民，某月某日，準備「菜飯」犒軍，沿途供祭，據振安宮管委會總幹事莊朝旺說，菜碗從廟口一直排到武荖坑橋下。

事前，百姓只說要「贊普」，並不知爲何臨時要普度。

及到當天，只見武荖坑內煙霧彌漫，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走獸飛禽狂奔而出，大刀舞動的鏗鏘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到黃昏，溪水爲之泛紅。

原來，正是張公聖君與三王大戰，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三王勇猛無比，張公法力高強，各率自家兵馬上陣，兩位神明使出看家本領，真是好一場好鬥。

雙方戰得難分難解，滾滾黃沙萬里，咚咚戰鼓齊鳴，百姓只聞其聲，不見其影，雖然心中好奇，卻也心驚膽戰，不敢靠近，只是遙遙叩頭祭拜。

這一戰，直打到半夜，山間雲霧更濃，忽然間，平靜下來，頓時，天朗氣清，月明星稀，大地一片清和，與剛才的肅殺之氣，大不相同。

據乩童事後轉述，三王久戰張公不下，幸得坐下虎爺厲害，適時噴出濃霧天地間爲之變色，阻礙了軍馬視線，才結束了戰爭。

這一戰，雙方互有損傷，三王在張公一刀砍來時，忙低頭避過，但帽上的簪纓，被一刀砍落，不過，張公聖君也沒有得到便宜，小腿在百忙中，被劃上一刀。

據陳維田等先人轉述，戰後，廟中供奉的三王，簪纓忽然掉了下來，怎麼黏都黏不牢，而張公的小腿，出現一小道刀痕，怎麼油漆都漆不上。

晉安宮管理委員會主委石茂雄，曾聽前主持雷應朝的先人說過，當天，有永春居民從武荖坑附近經過，確是風沙漫天，伸手不見五指，谷內千軍萬馬奔騰，透出可惜的殺伐之氣。

張公保護原住民的說法，蘇澳鎮民多不以爲然，認爲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，張公是早期移民的守護正神，豈能容忍原住民濫殺平地人。

實情是這樣，有一天，晉安宮的信徒入山，聖君知道此行會有危險，於是暗中隨行保護，果然，人還未入山，就被生番盯上，入山後中了埋伏，當生番彎弓搭箭之際，突然天降一員黑臉大漢，高九尺餘，手舞大刀，直劈過來，生番見情勢不妙，落荒不逃。

四散逃去後，不久，又逐漸聚攏來，此時，恰巧有一隊火燒城的居民路過，打算上山砍竹篙，生番一時怒氣未消，發聲喊，直殺過來，可憐，逃得慢的，盡死於刀下。

逃得快的，回到冬山，向三王訴苦，就這樣，錯怪了張公，挑起三王和聖君的一場大戰。

這段嫌隙，直到清末一位京部七品監生，姓黃名先念，來台考察，搭船從蘇澳港上岸，不巧，遇上大風浪，整條船被打上沙灘，黃先念辦完公務，準備回程，沙灘上的船，任憑如何推拉，就是下不了海。

隨行官員建議，不如求助於火燒城的三山國王，起初，王爺不答應，因爲自從大戰之後，三王爺決定足不履張公地，所以每次有蘇澳人供迎神像，走到聖湖畚箕湖，就不知不覺地折回頭，冬山人到蘇澳請張公，情形也一樣，而擋淺的船，就在蘇澳界。

監生知道原委後，前往晉安宮求助張公法主聖君，張公認爲既是誤會，不可越來越深，何況有觀世音菩薩和媽祖從中緩頰，誤會從此冰釋，三王於是出馬助監生，只見乩童以令旗向海招了三下，海水驟漲，船隻輕易入海。

說也奇怪，從此，簪纓一黏就牢，刀痕一漆就上，而監生回到大陸之後，感謝神明搭救，於道光辛丑年仲秋，致贈木質匾額一面，上書「恩同再造」，如今還高懸在振安宮裡。

故事中噴出濃霧的虎爺，其實不是三王自己的坐騎，原來，三王與聖君門法，二神法力相當，三王久戰不下，向利澤簡永安宮借將，媽祖同意出借心愛的腳力一虎爺，虎爺從此跟隨三王，永安宮如今只有虎爺的神位，而沒有神像，緣由在此。